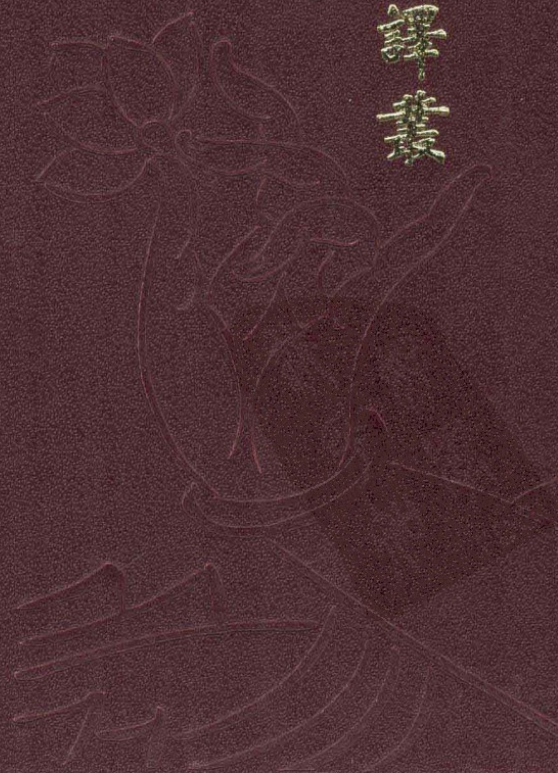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總目錄（上）

德格版藏文大藏經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二十九冊

德格版藏文大藏經總目錄（上）

宇井伯壽 鈴木宗忠
金倉圓照 多田等觀合編



中國書局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PDG

本冊說明

本書是日本東北大學所藏德格版藏文大藏經的總目錄及索引。原書出版於 1934 年 8 月，到 1970 年再印行一次，並訂正若干初版的錯誤。此次「譯叢」所印的，就是這一再版本。

這本書不過是一部藏文大藏經的目錄，「譯叢」爲什麼要將它收輯入內？這也許是很多讀者所要提出的問題。我們必須稍加解釋。

藏傳佛教興起較晚，當地流傳的佛典，與漢譯本有相當大的不同。其一，藏譯佛典與漢譯本相同的經論，大約只有五百餘部，而有三千多部密教類的佛書，則爲漢譯本所無。站在文化史的研究立場來看，這些數以千計的佛典，當然值得重視。至於這些書到底都是什麼書，藏傳佛學的大略風貌如何，如果我們能稍加翻閱這部總目錄應該能有初步的印象。

其二，相對於漢譯佛典之多半係“意譯式”的翻譯，藏譯本採用的是極近印度梵語原文的直譯法。所以，即使是同一本佛書，漢藏兩種譯本的譯筆往往大爲不同。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閱讀漢譯本無法讀懂某些

文句，而梵文原典又已佚失，這時候西藏譯本便可以爲我們提供較接近原文的經論語句，這對於印度佛教原義的釐清是有大幫助的。在這一方面，本目錄可供我們查索漢藏譯典有那些同本異譯，在學術研究上，對學者而言是頗爲方便的。

其三，在藏文經論裏，有些書是從漢譯本譯成的，並非完全譯自梵文。本目錄也可以供我們查閱漢譯佛典輸入西藏的大略概況。此外，瞭解這一點，也可以幫助我們作某些研究工作。譬如關於楞嚴經到底是印度傳來或係我國人所造的問題，有些主張是印度傳入的人，舉出的證據是西藏大藏經也有該經，可見該經是印度傳來。這些人的錯誤，便是以爲所有藏文經論都譯自梵文，却不知道有一小部份是由中文選譯過去的。這時，如果能查閱本目錄，那麼在四七頁裏，我們便會看到No 236的“楞嚴經”藏文標題下面，註有“漢文藏譯”四字。具備了這個常識之後，雖然仍不能證明該經必係中國人自撰，至少也曉得藏文有該經並不能作爲傳自印度的證據。

綜上所述，我們當大體能知道本目錄的印行，並不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希望這部目錄的印行，會刺激國人對西藏佛教的研究興趣。尤其是解放以來，民族團結的

理想，更啓示我們有好好研究西藏（等族）文化及歷史的必要。要研究西藏文化，我們不妨從藏傳佛教的研究開始。

附 註

- (1)本書目錄以前收有若干篇文章，「原書出版序」以前之諸文，係「譯叢」所輯錄，爲原書所無。用意在幫助讀者瞭解本書及藏傳佛典之特質。
- (2)原書目錄部份之第③項，原爲日文譯名，茲全部改譯爲中文。

宇井伯壽 鈴木宗忠
金倉圓照 多田等觀
合編

德格版藏文大藏經總目錄（上）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藏文大藏經簡介

藏文大藏經意指藏文所傳的大藏經。即集輯藏譯經典及藏學家所撰章疏等所成的藏文佛教叢書。公元第七世紀末，端美三善達造藏族文字，譯出百拜懺悔經，此即藏文譯經的開始。到第八世紀以後，吃噪雙提贊王到乞噪徠巴臘王的時代，積那彌多和濕連但羅菩提等梵文學者相繼從大夏和印度等地入藏，與西藏的翻譯者實護等共同翻譯梵語經典，並且統一譯語，改定過去的舊譯，又將梵本欠缺的部份，根據漢譯、于闐譯等予以重譯補足。其後此事業還繼續了一段期間，前後傳譯者凡三百五十人，譯出的佛典總共有四千餘部。

藏文大藏經的開版始於公元第十三世紀初，爲秋姆登拉齊的弟子蔣姆葛克喀布西所企劃，由羅沙爾三格普等諸師，從各地蒐集經律及秘經等，加以校對始完成此版本。稱之爲奈塘古版。其刻版及摺本流傳至今。隨後又相繼數次開版，有裏塘版、德格版、奈塘新版、喬尼版、普那喀版、加育布姆版、恰姆都版、永樂版、萬曆版、北京版、拉薩版等。其中，裏塘版是沙迦伽爾千等人在江優爾鑄刻的，其印版移至裏塘。公元一九〇八年

年被焚燬而化爲烏有。

德格版是公元一七三〇年以後，喀姆斯的德格王所雕造的，其中，甘珠爾是裏塘版，而丹珠爾則是以沙耶爾耶爾康藏本爲底本，再增補布頓目錄所載的佛典。甘珠爾和丹珠爾皆有目錄。印版現在存於喀姆的德格寺。日本的京都本派本願寺光壽會、京都及東北帝國大學、東京東洋文庫、河口慧海氏文庫以及高野山大學等都藏有其摺本。

奈塘新版是奉達賴喇嘛第七世的勅命而開版的。公元一七三〇年開始動工，以奈塘古版爲底本，依據抓帕、布頓等目錄加以增補。其印版現存於壯州的奈塘寺。又，日本東京大正大學、河口慧海氏文庫、鶴見總持寺、京都帝國大學、大谷大學等都藏有其摺本。喬尼版的版本存於青海的喬尼，開雕的年代不詳，據說是在德格版以後開雕的。又，普那喀版現存於布丹首府普那喀。加肯布姆版藏於甘肅省的肯布姆寺，恰姆都版藏於喀姆的恰姆都寺，各版是以收藏之處的名稱而定名，後兩版今已佚失，並且此三版都只有甘珠爾。

永樂版是明太祖永樂八年覆刻奈塘版甘珠爾而成的，萬曆版則是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再以永樂版爲底本而開雕的。這兩種刻版都已佚失，所存的摺本極少。北京版

是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於北京，以西藏謝魯寺的藏本爲底本，先開版甘珠爾，不久又於世宗雍正二年刊刻丹珠爾，這些刻版遭受兵燹而焚燬，其摺本今藏於京都大谷大學。拉薩版是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下令開雕的，但僅完成甘珠爾。據說其他還有薩賀地方的謝帕抓爾和達賴喇嘛第五世時的商喀格姆抓所鑲刻的甘珠爾等版本。又，蒙古及女真也各以其文字印刻大藏經，稱爲蒙古藏和女真藏。

藏文大藏經的編制，分爲兩大部門，一是甘珠爾，即佛部；一是丹珠爾，即祖部。各版皆按照此種分類，但其細節各有不同，即：德格版將甘珠爾分爲律部十三函、般若部二十一函，華嚴部四函，寶積部六函、經部三十一函、秘密部二十函及總目錄一函，共七部。又經部立大乘經和小乘經，秘密部附陀羅尼集二函和秘密時輪經註釋二函，總共有一百函七百餘部。丹珠爾則分爲讚頌部一函、秘密部七十八函、般若部十六函、中觀部十六函、經疏部十一函、唯識部十六函、俱舍部十一函、律部十八函、佛傳部及書翰部六函，因明部二十函、聲明部四函、醫明部一函、工巧明部五函、西藏撰述部及補遺經論部九函、總目錄一函，共十七部，總共有二百一十三函三千四百餘部。

奈塘新版將甘珠爾分爲因乘般若部、果乘秘密部兩種。因乘般若部又分爲目錄一函、戒律部十三函、般若部二十一函、華嚴部六函、寶積部六函、雜經部三十一函、涅槃部二函，共七部，共三百部。果乘秘密部二十二函也分爲瑜伽無上秘經、瑜伽秘經、修秘經、作秘經四種，凡收三百部，總計一〇二函六百餘部。丹珠爾又分爲讚頌部一函、秘密部八十七函、經釋部一百三十函、聲明等五函、目錄一函，共五種，凡二百二十四函。

北京版將甘珠爾分爲秘密部二十五函、般若部二十四函、寶積部六函、華嚴部六函、諸經部三十二函、戒律部十三函，共六部，總收有一百零六函一千部。丹珠爾則分爲讚頌部、秘經疏部和經疏部，其中，讚頌部有半函六十四部，秘經疏部又分爲時輪部等二十四部，收有八十六函半、四千三百部，經疏部又分爲般若部等十二部，收有一百二十二函半、八百部，此外又附加十四函半的補遺經、西藏撰述及願文等，總共有二百二十四函、五千一百餘部。

又，譯經目錄是公元第八世紀末、姆齊格贊普王時，喀瓦帕齊格等人開始製作的，稱之爲龐單目錄，記載龐單的喀美精舍所藏的甘珠爾書題及卷數品數偈數等。不久，到第九世紀中葉時，帕齊格等人於朵單的登噶爾

製作譯經目錄，稱之爲登噶爾目錄，此目錄現收於丹珠爾，並附加譯自漢譯的經典以及註釋的目錄。第十三世紀初，奈塘版刊刻之際，秋姆登拉齊製作尼瑪依歐耶爾目錄，後來，又有抓巴目錄，以增補舊有的奈塘版甘珠爾目錄。第十五世紀初，布頓又編有甘珠爾和丹珠爾兩目錄。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釋教總統合台薩里、西蕃葉璉國師、慶吉祥等人奉勅製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並將漢譯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的存闕加以對照。近代，A. Csoma 編 *Analyse du Kandjour et du Tandjour* (*Asiatic Research*, 1881)。L. Feer 編 *Analyse du Kandjour et du Tandjour* 1881。J. Schmidt 編 *Index des Kandjur*。P. Cordier 編 *Catalogue du Fonds Tibétain*, 1909-1915。H. Beckh 編 *Verzeichni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1914。此外，昭和三年，日本河口慧海氏出版奈塘版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目錄。昭和七年，京都大谷大學刊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勘同目錄。九年，宇井伯壽和多田等觀氏也編製出版了德格版藏文大藏經目錄。

藏文大藏經的冊數幾乎可與漢譯大藏經相匹敵，從

秘密部開始，顯教部中也有若干不存於漢譯的章疏。此一藏經忠實地逐字翻譯原典的文句，譯語亦能統一，又經數次校訂，因此常可從經中推定出梵語原典的原形。藏文大藏經和現存的梵巴兩種，以及漢譯大藏經這四類佛典都具備了佛教的大法寶藏。

——節譯自望月佛教大辭典第四冊

「藏文大藏經」條

藏文大藏經的版本與內容

關 德 棟

一、藏傳佛典的翻譯

藏傳佛教典籍的大宗，就是藏語譯的大藏經。也就是我國過去稱之爲「蕃藏」的藏經。它的內容，主要是從印度的語文逐譯來和部份從漢語重譯或于闐傳譯補缺的佛典。它的翻譯、集積和傳承時間的長久，也是如同漢語大藏經一樣——已經經過了約一千年長期的歲月。

據傳說，佛教傳入西藏，是在三世紀的中葉 Tho-tho-rignan-btsan 王的時代，但是徵諸歷史的事實，這完全是一種神話罷了，實際上是在七世紀的初葉松贊剛布（棄宗弄瓊）王的時代。他以迎唐太宗的文成公主與巴泊爾王 Amsuvarman 的女兒 Bhrkuti 爲后、妃的機緣，信仰了佛教，派遣了 Thon-misambhota 等人到印度去留學，學習梵語文典。他們回到西藏以後，制定了藏文字，同時製作了簡單的文法，據說同時也開始了佛典與翻譯的工作，這，恐怕也僅只是藏文翻譯工

作的準備時期吧！其後，經過了百餘年，到八世紀中葉，Khri-lde-gtsugs-btsan 王即位，迎唐中宗的養女金城公主到西藏，他對於佛教更採取了保護政策，這時從印度入藏的學者很多，翻譯僧輩出，像Mulako'sa和Tnanakumara等，譯出了數學醫藥方面的書籍不少。到他的王子Khrisron-lde-tsan即位以後，更有從迦濕彌羅來的學者Ananta，印度來的學者Santaraksita（寂護），和從印度迎接來的Padmasambhava（蓮華生）入藏，從事翻譯工作，並仿印度的烏顯頭寺，於拉薩東方三十哩處建築桑噶（Bsam-yas）寺。不久，更有印度的Vimalamitra等人和藏族的Chos-kyi sman-ba 等人共同從事佛典翻譯事業，譯出典籍不少。這時代的Dpal-brtsegs 等人並編撰有譯經目錄。這一時代譯出的典籍，是有相當數量的，我們由據潘丹迦米宮殿所藏整理成的經錄bphan-than-ma dkar-chag（潘丹瑪目錄），和據吐丹登噶彌宮殿所藏整理成的Ldan-dkar-ma（登噶爾瑪目錄）是可以知道的。這兩個目錄，前者已經散逸了，後者收於現在丹珠爾裏面，這是現在藏傳佛教典籍最古的經錄，現在我們由其中可以得知當時翻譯經論的大概，誠然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

經過Khri-lde-gtsugs-btsan 王的後二代九世紀的初葉，Khri-ral-pacan王即位以後，他信仰佛教，特別的更崇敬「僧寶」，又因為以前的佛教經典翻譯僧侶們多係從中印度、中國、于闐、尼泊爾、迦濕彌羅、Sahor (Uigur ?) 等地而來，語言的不同，以至翻譯用語的語彙亦有所差異，因此，對它的理解無形之中增加了若干困難。他遂命令當時的一些印度學者Tina-mitra、Surendrabodhi、Stlendrabodhi、Bodhimitra 等和一些藏族的學僧Ratnaraksita、Dhar-matasila、Tnanasena、Ye-ses-sde、Tavaraksita、Manjusrivarman、Ratnendrasila等，從事整理工作，使譯語先趨齊一。當時規定的譯語稱之為Skad-gsar (新語)，把以前應用的譯語稱之為Skad-rnin (古語) 以作區別。梵語藏語對照的辭彙「翻譯名義大集」Mahavyutpatti 一書恐怕就是當時所產生的。現在藏文大藏經中有部律及顯教諸經的大部份與純密經典的大多數，也是當時譯出的。翻譯語彙一定，給予以後的翻譯工作許多的方便，同時對於以前舊譯經論也可以用之加以改訂，自然，這工作是作了佛教典籍從梵語直譯的工夫了。這個翻譯整理的事業，無疑的在藏族的典籍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了。可是也就

爲了王的熱心保護佛教，遭到別人的嫉視，不久爲他的臣下與他的弟弟合謀弑死了，他的弟弟Glan-dar-ma即位以後，與他的宰相大臣們在一起，大肆破壞佛教，破壞了佛典的譯場，禁止了佛教的行事，焚燬了佛像經典，這樣經過了六年，佛教的設施爲他們破壞殆盡。

大約是在公元九〇〇年左右，這種破佛的暴行，激怒了一位山中修定的僧人Dpal-gyirdorje，他奮起將這位破壞佛教的君王弑死了，才阻止了這一次「法難」的繼續進行。以後佛教雖徐徐的復興，但終因這次「法難」的創痕過深，又加以統治者的分立種種關係，一時却未能恢復舊日的規模，這一段時間，在藏族的佛教史上，是可稱之爲黑暗時代了。

到十世紀末葉十一世紀初葉間，藏族的佛教已經復興，從事翻譯事業的有Rin-chen bzanpo等人，不久他到印度去留學，歸來的時候，伴回「學僧」(pandita)：Sraddhakaravarman、Padmakaragupta、Buddhasrisanta、Buddhapala、Kamalagupta等人，從事論部及四種怛特羅（尤其是瑜伽怛特羅方面）方面典籍的翻譯工作，同時並將已譯出經典內的怛特羅部份加以校訂。以後不久，印度烏順頭寺的學僧阿底峽(Dtpamkarasrijnana Atisa)受Nag-

tsho tshul-gyal 等的懇請入藏（公元一〇三八年），與當時已成藏族名譯家的 Rin-chen bzan-po 締交共同從事翻經大業，佛教在西藏才再興，往昔的翻譯事業的隆盛才復現。爾後一直到十七世紀初，大翻譯家輩出，印度佛教的典籍也漸次的為藏語逐譯完備了。特別是有關密教的典籍，多為漢土所未傳，這是值得為學者所注意的。關於藏語翻譯工作的譯場，從梵本譯的，主要是在桑嘉 Bsam-yas 寺的翻經院；從漢語、于闐語等補譯的，是在薩迦 Saskya 寺。藏文的翻譯事業，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頃，以著印度佛教史著名的學者 Taranatha 就是最後修飾的人。德格（Sde-dge）大藏經附屬目錄中記錄著：從事藏語翻譯聖業的，印度的學者從 Tinamitra 起共一〇七名，藏族的學者從端美阿奈布起二二二名。所譯經論實有四七〇〇部。至於翻譯態度，他們是避免自由的意譯，崇尚忠實的逐語譯，且譯語統一，並有與異本校勘等等優點，所以藏語譯的佛教典籍，為世界學術界所尊重。

二、大藏經內的佛典

關於藏語譯的佛教典籍翻譯品，是由三百多位翻譯僧，經過了數世紀不斷努力工作的結果，這個譯出經